

南京博物院

六朝览胜

□ 陈莹莹

江苏大地的历史长卷、吴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书画江南的文脉传承,都浓缩在6个展馆中。

历经4年9个月的改扩建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南京博物院是值得等待的。去年重新开馆后,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曾亲自为游客规划了简洁而全面的两条参观路线。讲解员小张选择了其中一条:从历史馆走到特展馆,再到相连的艺术馆,穿过地下的民国馆,经由一条小道来到非遗馆,最后再看数字馆。

拥有40多万件藏品的南京博物院,改扩建后的展品数从原来的5000多件增至5万多件,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调整轮换一次。最令人惊喜的不是展品之多、品质之高,而是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用300多块古墓砖描摹了8位先贤的风骨。有意思的是,对饮的嵇康和阮籍的酒杯中有一只玩具鸭。据说,这只鸭子的作用是刻度尺,看看两人杯中的酒是否一样多;

一组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用的可是当年的“进口料”——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古波斯“苏麻离青”料。因为含铁量较高,所以在青花的部分自然形成了铁质黑斑,这些“铁锈斑”反倒成了郑和下西洋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特展馆的“陈设清宫”展览,陈列了8种清代宫廷瓷器,根据纹样图案和花色严格区分了使用者的身份。拿热播剧《甄嬛传》来对照,甄嬛在当贵人的时候应该使用8号绿地紫彩龙纹瓷盘,当贵妃后就可以使用2号外黄釉内白釉撇口瓷盘,等最后当了太后才有资格使用最尊贵的黄釉暗龙纹瓷碗;

而在艺术馆,除了永久展出傅抱石、陈之佛、苏天赐、吴为山四位江苏艺术家的作品外,还遴选出从元代到近代十大江苏知名画派的画作:扬州画派郑板桥、松江画派董其昌、吴门画派唐伯虎、海上画派赵之谦等书画大家给游客带来了一场饕餮盛宴。

历史馆最宏大、特展馆最夺目、艺术馆最雅致,民国馆则最是老南京。

一走入地下的民国馆,最深的感受就是接地气。首饰店、杂货铺、惠民诊所、大地报社……场景的还原带游客踏上了民国的街巷。这种感受一直持续到穿过茶馆进入非遗馆——两个大师工作室和8个手工艺展示台,构成了最亲民、互动最热烈的一片展区。“非遗的活态传承,是为了让人感受到生命力。”南博民俗研究所研究员王美诗说,她和同事跑遍了江苏,把无锡泥人、南通缂丝、常州竹刻和乱针绣等都请到了现场。

“南京的灯彩主要产于秦淮河畔,作坊从最多时的500多户减少到现在的50多户。”徐秀健所在的夫子庙灯彩艺术中心无疑是幸运的,连续承办多年的夫子庙灯会,让这家企业有了展示作品的空间,也有了改良创作的动力。一张染过色的绸纸裁一段,拿金属细线系紧,不一会儿就成了一瓣荷花。最寻常的荷花灯彩也需要纯手工一瓣瓣制作而成。不但产品卖得俏,还有市民想让孩子跟着徐秀健学做灯彩。

和好看好玩的彩灯不同,常州竹刻传承人徐文静则是来非遗馆找“知音”的。“竹刻通过刀痕刻画形象,把内心所想通过刀物化成作品。”徐文静说,所有的作品都在竹子0.1厘米的表皮上呈现,耗时长、对构图和绘画要求高,但因为原材料价值不高,竹刻一直没有被炒作,了解的人并不多。

虽然投入巨大、气势恢宏、硬件设施完备,但游览南博却有种观赏《核舟记》的感觉。毕竟,江苏大地的历史长卷、吴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书画江南的文脉传承,都浓缩在6个展馆中。借用《核舟记》的结语抒发感慨:“嘻,技亦灵怪矣哉!”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 李丹

邮箱 jrbzmzk@163.com

如今,过年回家的传统习俗正受到现代社会结构的冲击。小夫妻们筹备过年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

春节回谁家?

□ 肖伟 李治国



不变的是宽容

春节将至,“你买到票了吗?”成为朋友见面出现率最高的问句。“过年去哪儿?”则是人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普遍进入婚育高峰,当一对小夫妻要照顾两个家庭,逢年过节去哪里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难题。再加上不少青壮年到外地安家落户,双方又来自不同的地方,三个家庭地处三地,传统的情感如何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冲击中牢固维系,人们所要考虑的恐怕远不止“过年去哪儿”的问题。

谁都有个家

刚领完结婚证的丁东和王蓓没有想到,两人婚后发生的第一个“大冲突”就是上谁家过年。

丁东是家中独子,亲友们希望他成家后带着新媳妇回乡过年。再说逢年过节,家乡的习俗是妻子跟着丈夫回婆家,丁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他觉得以后每年春节也都应该这么过。然而王蓓也是家中独女,一想到自己出嫁了,就要抛下父母到婆家过年,她鼻子发酸。

“都是独生子女,凭什么我的父母就得当‘空巢老人’?”王蓓心中酸楚,“大过年的,唯一的女儿不在身边,多冷清!”

面对同样的难题,田甜在电影院中意外爆发了。2010年,《唐山大地震》上映,影片中的生离死别感人肺腑,个性坚强的田甜却在其中一个平和的场景中痛哭失声。那是陈道明饰演的养父,在失踪多年的养女带着外孙女回来后,接到战友邀请他一起过春节的电话,养父心中很有底气,“怎么可能啊?我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人啊!”一大家子人,其实不过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但心中的踏实在养父的举手投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田甜哭了,哭得止不住,吓到了身边的丈夫。

“自从结婚,每年春节我都跟着老公到婆家。那天看电影,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父母。我春节不回家,他们会多寂寞……”直到现在,田甜说起来还眼暗湿润。

春节是我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父母都希望和子女团圆,吃顿年夜饭。如今,这个延续了千年的传统,正不断受到现代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冲击和挑战。社会流动性增大、婚姻圈的扩张、城镇化的发展以及独生子女群体进入青壮年,不论是当今的社会文化还是社会现实,都逼得传统习俗作出调整。

好在大多数争执都会有一个结果。对于今后到谁家过年的问题,丁东和王蓓在跟双方父母沟通之后最后商定,轮流回

两个家庭过年。老人们都有个念想,小夫妻也觉得公平。困扰了田甜多年的难题也在电影院的宣泄中得到了解决。“那天我老公终于妥协了,同意那年春节到我家过年。”田甜感慨地说,“谁都有个家,谁都有个妈啊!”

一家水瓢一个味儿

这几天,张宁一直被朋友们夸赞“有魄力”,因为他决定接双方父母到自己上海的家中一起过年。

“这个办法好啊!老人们出行没有时间限制,我们不用愁车票;大家聚到一起过春节,我和媳妇也不用为难谁家。”张宁回顾以往春节,觉得十分疲惫。

对于张宁的选择,朋友圈中不少人在表示“明智”的同时也大呼“小心”。对张宁的同学王博来说,将两家老人接到一起过春节,其实同样不易。王博父母家在山东,岳父母家在广东。去年,同是独生子女的小两口不想春节期间“南征北战”,就决定邀请双方父母到北京过年。

俗话说,一家水瓢一个味儿。两瓢水混在一起成了一瓢水,可两家人聚在一起却还是两家人。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两个家庭住在同一屋檐下,不仅生活习惯不同、使用方言不同,春节的习俗也不同,大到是否祭祖,小到吃饺子还是吃汤圆,饺子、汤圆包什么馅儿。小两口忙着协调双方父母的不同需求,两对父母也要克服与别人一起过节的陌生与尴尬。一个春节下来,小夫妻精神时刻紧绷,老人们过得也不轻松。

“环境不同、习俗不同的两家人,在一起过个春节就能变成一家人?我看不现实。”王博笑着说。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年春节的计划作出微调。预订了春节期间的酒店供一方父母居住,年夜饭到饭店吃,假期多设计城市周边的游玩项目……“这样既有集体活动,又有私密空间,让春节张弛有度。”王博对今年的春节计划很有信心。

两家人一起过春节,需要的不仅仅是心态的转变,还有现实条件的支持。是否有足够居住的住所,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春晚一小步

改革一大步

□ 赵凤兰

春晚的改革不仅仅是一台晚会的革新,更是中国文艺走市场的风向标,是文化体制改革思潮在一台综艺晚会中的投射。

请来冯小刚这个“御厨”捣鼓春晚年夜饭,无疑是央视春晚30多年来重大的变革。尽管这些年春晚每年都在倡导改革,“开门办春晚”这五个字也总被主创人员挂在嘴边,春晚的这扇门似乎总开得不够大。无论是“竞标”、“投票”换导演,还是一改居高临下的姿态,大胆启用草根演员,春晚的革新依然只是“皮囊”的修整,并没有触及“肌理”。2014年马年春晚前所未有地打破体制束缚,向冯小刚等圈外人伸出橄榄枝,着实是一次实打实的、“伤筋动骨”釜底抽薪式的变革,它让过去只开了点门缝的央视春晚在马年门户大开。

春晚这顿年夜饭很多年都是央视独家定制自产自销,虽然“御厨”一茬茬换。春晚是一场综艺晚会,却因背负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而演变为一种“图腾”式的文化象征,代表着一个大国的文化形象。每年创作者挖空心思、如履薄冰,在“高端大气上档次”上做文章,但春晚终因其居“庙堂之高”的尊贵姿态与普通大众渐行渐远。这些年,春晚的创作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让春晚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以“亲民低姿接地气”的面貌向大众靠拢。但背负“盛名”和期待的春晚终难逃脱多年被体制“格式化”了的命脉,尽管“大厨”们绞尽脑汁、花样翻新,不少通过“过五关斩六将”产生出来的节目仍然不温不火、不咸不淡,春晚的创作者越来越无所适从。

如同足球改革,改来改去,大家发现还是得改革足协一样,春晚改来改去,最后发觉还得改央视的用人体制。体制不变,春晚的改革只是“小打小闹”,并无大力度的“刷新”。只有真正破除门户之见,打破体制机制的限制,让社会“活水”流向春晚,春晚的生命力方能被激活,大量优秀的艺术人才和文艺作品才有出头之日。马年春晚的开放有了大胆而切实的举动,既打破春晚多年难让外人“染指”的先例,又邀请了社会各界、民间文艺家、草根明星同台,这标志着春晚真正改革体制、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

春晚的改革不仅仅是一台晚会的革新,更是中国文艺走市场的风向标,是文化体制改革思潮在一台综艺晚会中的投射。连央视春晚这种亿万观众瞩目的高度“体制化”的文艺产品都在走市场、忙改革,国内其他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单位岂能熟视无睹?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春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电视文化崛起的重要标志,它今天的成长和变革同样也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窗口和缩影。既然春晚改革的大门已拉开,就不大容易再关上,剩下的就是看它如何在改革的大旗下、在市场的搏击中变得好看、亲民、有创造。

针对当前文化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文化单位都需要通过“开门”办文化的形式予以破解,真正将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人才引进,摒弃阻碍艺术发展的传统思维和僵化的机制,汲取社会精英和民间高手的才情和智慧,让优秀的精品艺术冒尖,让投机的伪艺术“下岗”,让“吃政府饭”的演出脱掉“官帽”走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还老百姓以“真”艺术。“开门办春晚”,是央视春晚的一小步,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步。

